



人生能否逆流而上

读《北上》的过程就是溯源的过程

■王新鑫

电视剧《北上》的“面纱”轻撩人们心弦,许多观众已经在期待这部有关运河的影视作品。在徐则臣的众多作品里,《北上》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依靠她,徐则臣摘取了茅盾文学奖的桂冠。更重要的是,依靠她,作家完成了运河的溯源。

刚读中学的孩子问我:“《北上》到底讲了什么故事?”我在纸上画了一个三代人的简单图谱,试图告诉他这几个人的血缘和非血缘的传承关系、情感脉络,然后发现,这部30多万字的小小说,可以用两个词来表达,一个是“逆流”,1901年意大利人从运河南端北上的故事;另一个是“溯源”,当代的几个人物出场并情感交织,惊讶地发现他们都溯到一百年前的主人公的故事。书中的这些人,在不断地历史回溯、情景再现、追踪调查、溯本清源中“啜摸”出了自己和运河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出现,是作家的安排,是刻意的构思,也是作家长期以运河为故事发生地的溢出效应。

徐则臣在数次访谈中提及,为了写这本书,他准备了20年。是的,运河就在那里,不悲不喜,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突然跳出来,成为他的故事的主人公。在中国的版图上,河流生生不息,我们早已在地理书上接受了那些从西向东奔赴海洋的长河,我们似乎对这条由北往南的大河缺乏更亲密的关照。作为一个苏北人,作为一个用“大运河牌”香烟、看父辈抽“大运河牌”香烟的人,徐则臣直接将运河作为这个故事的绝对主角,而且一下笔就是主角的古今交织。

故事的主人公之一谢望和在书里正拍摄一档纪录片节目,名叫《大河谣》,取大河汤汤之意,长河波光粼粼地流淌,宛如彩练,由北往南,川流不息。谢望和从电视台辞职后接了这个活儿,越做越投入,越做越有感情。徐则臣和谢望和一样,为了准备《北上》,用脚步追踪、丈量着运河,甚至比书中的谢望和做的多得多。作家从小在运河边生长,但是当他开始用文学之笔去抚摸运河的时候,依然发现要做大量的功课,这功课中重要的一段旅程就是循着先人的足迹重走运河,为运河插上情感的各式坐标。

谢望和在他的时空里溯源,读者在现实中溯源,一个“溯”字,是《北上》的最大意义,也是对运河的最深的理解。溯,是寻根,是问底,是寻找运河生生不息的密码。故事里的谢望和、孙宴临、周海阔、胡念之、邵星池都如此,他们分散在祖国的各个角落,在各自的生活轨迹里延续着祖辈的血脉,珍藏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属于自己家族的“神乎其神”的传说,并在一些很重要的时刻重新发现几个家族的交叉记忆以及自己家族的命运地图。当他们不断地在故事里相遇、交汇,并且发现曾经的融合之后,他们都惊觉,自己是和运河无法脱离关系的人。

溯河之源,也是溯人性之源。一百年来,曾经修得同船渡的人们,后代们依旧被运河交织在一起,每个人物的特点也是他们各自的人性,而读者多多少少能从后辈身上看到祖辈善良、勇敢、真诚的延续。即使在一些矛盾冲突集中的事件里各打各的小算盘,最终他们都在运河水的哺育下选择了“大气”地敞开心扉。

专门从事运河风物发掘的民间收藏家周海阔,沿着运河开了多家连锁客栈,名字叫“小博物馆”。邵星池卖过来的意大利罗盘让他爱不释手,然而当这位运河船民的父亲想赎回罗盘的时候,作为商人的周海阔却因为对方一句“你吃了多少年水饭”,义气地选择了归还。

当谢望和回家乡淮安看伯父,却被淮海剧团的伯父拒之千里的时候,一直生活在清江浦的教师孙宴临给出了最好的解释:“只有我们这样每天睁开眼就看见河流的人,才会心心念念地要找它的源头和终点。对你伯父来说,运河不只是条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地跑,它还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

原来,溯源是为了更好地看世界,一百多年前的意大利两兄弟也是如此。

人生如逆旅,不进则退,道理世人都听说过,停滞不前或者“激流勇退”的为数不少,在人生的旅程中,用力气去划下每一道桨,是对这段旅程的尊敬。从苏北少年到北京作家,徐则臣写作生涯中的逆旅体验深刻绵长。他在书里写了几段逆流而上的行程,一百年前,有陪着意大利人北上的船只飘摇往前的故事;一百年后,有船老大决定上岸然后又回归运河的故事。水纹退后,船头朝前,划出来的是船上的人对于世界的遥望和好奇,每一笔逆流,都是人生的抗争以及不服输的表达。

如果说这个故事中的现代人物多多少少都有点知识分子气息,那么运河上的船老大邵秉义和他的儿子就是例外,他们忠实诚恳地在《北上》的故事里饰演好船民角色。对于他们来说,运河就是生活,跑运河就是过生活,这是他们最擅长的。新时代来临,邵秉义的儿子决定摆脱船运生活去搏一搏,并为此“典当”了家里祖传的罗盘。这是逆流而上的人生,虽然不一定能取得世俗意义的成功,但是草根人物一直在搏动。在运河扬州段,有一个叫邵伯的小镇,作家也许就在这里遇到了船民的原型,他们大多数都像故事里爱摄影的孙宴临老师拍的邵秉义一样,蹲在自己的船头,像一只鸬鹚,然而目光却是坚定而长情地盯向远方。

“搁浅”二字在运河走船的生涯里是常态,一番努力过后,船只被纤夫们重新送回河道,鼓起风帆,再次启航,一代又一代跑船人的生活就是在逆流中继续前进。邵秉义一家如是,书里的其他人亦如是。徐则臣在以往的其他小说里,写过许多从运河边出发的小人物,他们来到大城市生活,在卑微处寻找安身立命的办法,在普通的日子中拼搏自立。《北上》中,作家揭开了运河边的几个普通人物的前世今生,也揭开了他们不断逆流而上而向困难的勇气来源,故乡之水,是每一个离开家乡漂泊的人的精神图腾。

书中一头一尾两个故事,是关于意大利两兄弟费德尔·迪马克和保罗·迪马克的。这些内容可以作为现代故事的互文性来察看和验证,有着强烈的史料性,且具备口述史的特征。阅读的时候读者可能会由于时代背景的转换而“眼晕”,想赶快跳过。在看现代故事的过程中,读者会对他们“往上数三代”的故事产生兴趣,兴趣一来就开始“查三代”,顺藤摸瓜地查到了一百多年前的一条船,查到了这条船上的各色人等。作者当然可以直接交代这些传承关系,但是让读者自己去寻找,读者的阅读成就感在这里达到了一个峰值,作家无形中培养了读者的探索感和洞悉感。

我们跟着作者在新旧年代间穿梭,就算“看破”他们祖辈们的关系也不能对小说中的人物“说破”,读者在时间的跳跃中酝酿着的恰好是自然的情感,也是最朴素的家国情怀,这是一种慢慢发酵起来的醇香,犹如最好的米酒酿成。往事总是在时间长河中叮咚作响,在恰当的时机发出恰当的声音。书里的当代人物,就是在恰当的时间里听到了他们祖辈们的回忆之声,这声音似从运河水的浪花里翻出来,不管沉积在泥沙里多久,终于浮出水面。

作家徐则臣就是那个率先听到运河回声的人,他把这些漂浮在水面的声音拼贴起来,故事和人物立体了、鲜活了,一段运河的民间历史就顺其自然地诞生了。运河人家,和交通要塞、漕运要地联系起来,和时代大势、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就像船民和运河融为一体,命运和普通世代相拥。每一处激流险滩,每一处深浅漩涡,都逃不过老船民的眼睛和手,他们和长河的友谊秘而不宣,他们和长河的纠葛盘根错节,他们和长河的情感是最朴素的家国情怀。

“运河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运河的黄金时代也结束了。”故事里的新生代船民邵星池曾经这样伤感地说。然而,只要我们不忘记运河,运河就一直流淌在我们心中,他的爸爸邵秉义说,“都在这条河上”,运河的黄金时代啊,会像珍宝一样藏在每个读者记忆里,藏在北上的一声声汽笛里。



石维坚的艺术人生

■融媒体记者 徐薇



石维坚饰演孙中山剧照

“老艺术家一路走好”“难忘《天云山传奇》”……5月12日早上8时,淮安籍著名表演艺术家石维坚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他一生出演了50多部话剧、20部电影、数百集电视剧,诠释了近百个艺术形象。电影《天云山传奇》中罗群一角更是让石维坚成了家喻户晓的影视传奇人物。他的离世,不仅让文艺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还让无数观众失去了一位能够深刻诠释角色、触动心灵的银幕巨匠。

舞台影视全面开花

“从江苏淮安城外的小戏迷,到艺术界人人和道的老戏骨,这种蜕变的条件不是时间,是冰与火的淬炼。从大银屏上书生意气的罗群,到观众心中指点江山的孙中山,这种跨越的前提不是扮演,是灵与肉的互换。你因舞台而生,又用汗水为舞台添彩,你用一生的努力告诉我们,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这是2018年3月31日播出的CCTV《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石维坚”节目赠给石维坚的致敬词。

1935年2月,石维坚出生于淮安县(现淮安区)博里镇孙家庄。12岁时,石维坚便离开家乡,随祖父在外地上学。他按照祖父的意

愿,一定要学一门手艺,于是以优异成绩考上上海某工业机械专科学校。在校期间,他因酷爱文艺,被学校选为戏剧组组长,并带着戏剧组排演了不少进步戏剧。

上海解放后,成立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由著名导演黄佐临担任院长,并在全市招收学员。爱好文艺的石维坚瞒着家人报名考试,成绩在3000多名考生中名列前茅。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时,祖父十分不高兴,认为做个“戏子”不是什么好职业。好在他得到父亲的支持,终于得以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学馆读书,并得到黄佐临先生的亲授。1953年,石维坚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前往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他们演出话剧《刘胡兰》。1956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央戏剧学院成立中央实验话剧院,并在全国所有文艺学校中选拔演员。石维坚有幸与游本昌等三位上海同学被选中,从此到北京工作。

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工作期间,石维坚因扮相俊美,加之刻苦钻研表演,深得著名导演孙维世青睐,并从“跑龙套”到担任主演。曾因主演《桃花扇》中的侯朝宗而蜚声剧坛,成为首都话剧界的“红小生”。石维坚的演员道路深受孙维世的影响。孙维世曾告诉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的一句话:“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句名言后来成为石维坚一生的座右铭。他的演绎人生,确实无愧于这句教导。不论是小角色还是大人物,他都勤奋刻苦、拿捏自如。

石维坚在60多年的从艺生涯中,成功塑造了孙中山、李白、刘邦等许多令观众印象深刻的银幕和舞台形象,成为蜚声于话剧、电影和电视的“三栖”男演员。

主演《天云山传奇》走红

石维坚早期在话剧舞台上练就扎实的基本功,为后来在电影银幕上塑造好角色做好了准备。然而,真正让石维坚的名字为大众所熟知的,还是他在大导演谢晋执导的《天云山传奇》中的出色表现。

1981年,谢晋导演拍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天云山传奇》,需要找一个符合中国人审美标准的演员来扮演剧中的男主角罗群。于是,英俊儒雅、书生气十足的年轻演员石维坚走进了广大观众的视野。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深刻而感人的故事:在1957年的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罗群被打成右派,未婚妻薇薇离他而去,而薇薇的同学冯晴岚在危难时刻与他组成家庭,二人相濡以沫共渡难关。这样一个充满曲折和戏剧性的故事,需要演员有深厚的表演功底和丰富的情感表达能力。而石维坚凭借多年的艺术积累和精湛的演技,成功塑造了罗

群这一经典角色。

为了更好地诠释罗群这一角色,石维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按照导演谢晋的要求,深入采访了多位与罗群经历相似的人,仔细观察他们的言谈举止,体会他们的内心世界。同时,他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将个人的情感与角色的命运紧密相连。这种深入骨髓的角色体验,让石维坚在演出时能够做到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角色的生动呈现。

《天云山传奇》上映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该片不仅获得了“金鸡”“百花”“文汇”和政府四项大奖,还成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之作,石维坚因此蜚声影坛。石维坚生前曾说:“电影《天云山传奇》把国内当时有关电影的所有奖项都得了。”《天云山传奇》之后,石维坚在影视剧剧中又塑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他是第一个在话剧舞台上扮演孙中山的演员,后来又连续七次在影视剧剧中扮演孙中山。孙中山的卫士范良曾夸赞过:“像,太像了!”

抹不掉的故乡情

1982年,离开家乡30年的石维坚,利用在上海拍片之机,抽空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淮安。回到儿时生活过的孙家庄和凤谷村,石维坚坚持用老家话与乡亲们交流。他曾说:“话剧演员对普通话要求很高,老家话说了多一下子会扭不过来,但是回老家还是要讲老家话。”在故乡的三天里,他对老家的一草一木、一河一路都记忆犹新,对老家年纪稍大的亲戚、邻居都能叫出名字,那份乡情、乡愁不时流露在话语中、表情里。

石维坚一直想为老家做点事。韩信堪称一代兵仙,值得宣传一下,于是他积极筹划,得到当时的淮阴市领导重视,由当时的中央电视台与淮阴市人民政府联合摄制了一部十集电视连续剧《淮阴侯韩信》,特邀著名导演郭宝昌(《大宅门》导演)担任总导演,他担任导演并饰刘邦一角。这是一部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宣传的电视剧,在影视界影响很大。在他拍摄《淮阴侯韩信》时,国家相关部门派人到剧组考察,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乡情绵绵,乡愁难忘,这也许是淮安游子乡贤们的共同情结。石维坚也不例外,他女儿的籍贯至今仍填的是“江苏淮安”。“淮安”是他永远抹不掉的情感寄托。

在得知石维坚离世的消息后,淮安人民纷纷表示惋惜和哀悼。他的亲友回忆起与他共度的时光,无不感慨他的艺术才华和人格魅力。淮安发展促进会会长孙一峰说:“我们要学习石维坚爱国、爱人民、忠于党的文艺事业的精神品质,凝聚乡贤力量,为淮安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穿越 ■杨静



得其所哉

■钱万平

柴米河,典籍有名,称其永济河。其中一段,如今被开发为“水岸风情一条街”,甚是典雅。这里小楼俨然,人迹稀少;流水有声,木桥斜架;山石点缀,云影常顾;兼有嘉木花卉,四季鸟语,可谓“色香更迭多韵致,吟歌不绝足风流”。

因其清幽,我便择一处为晨练之所,算来至今已有3年。

一人晨练,场地不求大。两套拳,一套健身气功,另加两套太极剑法;跳跃腾挪,抬腿动脚,前进后退,俯仰起卧,十几步见方足矣。

居此日久,常想起孟子说的故事。郑子产命管理池塘的小吏把友人送他的鱼养起来,小

吏煮食后,称其悠然自得,隐匿不知其踪,事后还谓子产不智。子产也不说破,只道:“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独处于此,我常反复咀嚼这个故事,亦有反复莞尔之效,觉身心愉悦:我只是一条小鱼,能有这么一席之地供我晨练,真乃得其所哉!

人须知足。想我年近七旬,老天眷顾,尚有体力兴致,晨练不辍,况有此清静之地相供,当可一笑相比;李斯临终曾作不能与儿牵黄犬逐兔免之叹,我这岂止得其所,更是得其所。

此处小池一方,丑石一块,花木数株,过鸟难计其数,更是其所不可多得。

小池鉴人:嘱我行为不可慵懒,督我行走

于世,万不可助扁鹊笑,令人不齿。丑石现身说法: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想当年气焰何等灼人,到如今冷石一块。花木解语:春荣冬枯,天道无亲;不忧不惧,顺其自然;我虽血肉,亦如草木;倘有通感,则多逸兴,在清风月色中摇曳思绪;少烦忧,在春雨秋霜中发现自我。得失之间,不作非分之想,如花如草,尽享天年。飞鸟教我:时常抬头看天,人如蝼蚁;若有碧空放飞,便有逍遥自得。

想我一副臭皮囊,竟得此所,可悟道、可假寐,何等福分,岂复他求?